

### 在电影《搜查瑠公圳》中扮演抗日名将

# 张世：所有呈现都来自于时间的酝酿

演员张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，说话时眉飞色舞，声情并茂，讲到有趣的地方会自己先笑起来。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六十岁的人，更难想象这位坐在你面前豁达通透的人，曾经也是走了很长的路，才找到如今这份平静。

张世此次接受采访，是因为他出演的电影《搜查瑠公圳》于3月28日上映。片中他饰演抗日名将赵志升，也是刑警赵子午的父亲。张世说，表演时他把角色代入到了自己的父亲身上——那个黄埔军校的军官，那个自律到近乎固执的老人，那个老来得子、对他极其慈爱却又很少表达的父亲。

对很多人来说，张世这个名字或许有些遥远，但那张脸一出现，就会让人想起《粉红女郎》里的房东龚喜、《汉武帝》里的田蚡、《神话》里的赵高等众多性格各异的角色。

张世为人低调谦逊，鲜少接受媒体采访，也极少公开露面。他对自己做演员如此低调的解释是：平时太忙了，忙于生活。“表演其实到最后就是生活而已，而所有一切的呈现，最终都来自于时间的酝酿。”张世的生活很简单，早睡早起，学建筑设计，写剧本，擦玻璃做家务……他说这种日子一开始觉得无聊，习惯了之后反而舒服。“人活着，其实不需要解释太多，能照顾好自己，能跟自己好好相处，就够了。”

#### “演《搜查瑠公圳》是在跟父亲对话”

电影《搜查瑠公圳》根据1961年中国台湾地区第一分尸大案改编，讲述刑侦技术匮乏的年代，年轻刑警赵子午临危受命，与执着正义的记者张秀秀搭档查案，却遭遇重重阻碍。其父亲、抗日名将赵志升被无端列为核心嫌犯，从功勋将军沦为众矢之的，父子卷入阴谋漩涡。为洗清冤屈、还死者公道，赵子午和张秀秀冲破司法桎梏与舆论迷雾，在80余名嫌疑人中排查，历经49天日夜追凶，与恶势力殊死较量，在乱象丛生的时代背景下，开启一场关乎亲情与正义的追凶之战。

谈及接演《搜查瑠公圳》，张世透露那时候自己正拍着两部戏，想着要过年了，终于可以休息一下。没想到剧组找到他，希望他演《搜查瑠公圳》。在剧组盛情邀约之下，近年来已很少演台湾地区电影的张世协调了时间，并最终为这部电影奉献了上佳表演。

在决定接演之后，张世就开始了自己的“创作”，电影讲的是1961年的追凶悬疑案，剧本本身是完整的，但张世觉得缺了点什么。“那些从大江南北汇聚到台湾的人，他们的乡愁、他们的苦难、他们的沉默，如果不在电影里呈现出来，这个电影的根就不稳。所有的东西来自生活，我1966年出生，从小在眷村长大，小时候住的地方，隔壁就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，整天喊着‘我没有妈妈，我没有爸爸，你们欺负我’。思念是一种病，那时我父亲和许多人来到这里，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到家，没想到从此家是隔着海峡望不到头的海，是写一封信要等上几个月的漫长。”

那个年代的动荡、离散、乡愁、隐忍，张世从小亲眼所见，思念是病，距离是痛，时代的苦，他比谁都懂。所以，他主动用五天时间修改了剧本，把自己的成长经历、时代记忆、军眷生活，全部注入故事里。“背景不呈现，这个电影就不成立。”

片中张世扮演的赵志升将军去世前唱起黄埔军校校歌，张世说这不是剧本设计，而是他情感的自然流淌。张世的父亲出身黄埔军校，所以当他看到剧本里赵志升将军这个角色时，他脑子里浮现的全是父亲的样子。

张世说父亲在自我要求上严苛得近乎固执。小时候张世见过有人来家里送礼，礼盒打开，下面压着钱，父亲二话不说就退回去。“他对自己非常严谨自律。”

和父亲感情深厚的张世坦承拍这部电影“很难受，太难受了”。为了拍摄这部电影，他把所有关于父亲的记忆都翻了出来。父亲的说话方式、走路的姿态、处理事情的原则，一点一点地塞进角色里，他说：“拍这部电影是我用的方式跟父亲对话。”

拍摄的时候，张世每天都在想父亲，想那些年他们之间的事。至今他仍觉得对父亲很歉疚，他常年在大陆拍戏，那时候交通不便，从北京回台湾要转机，一趟下来累得够呛。父亲年纪大了，他担心父亲身体受不了。而他想回去陪，但戏不等人。张世说自己的一个朋友，父亲也是军人，因为要转机来北京，在香港机场等了六个小时，他父亲就那么走了。所以，张世曾经对年迈的父亲说：“爸爸你坚持住，要直航了，会方便，真的会方便。”

父亲生前曾去上海看过他一次拍戏，张世回忆说父亲那时腿脚已经不太好了，需要助理扶着。他看着张世，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不容易耶，你是深知人心的。”父亲的这句话听过所有人对他的评价。



在《风月》中饰演李娘舅



《搜查瑠公圳》剧照

问张世拍《搜查瑠公圳》的时候有没有梦到过父亲，他说：“父亲天天在我身边。”他告诉记者自己不太愿意再看这部电影，因为每次看到都会想起太多，但他认为这是他给父亲的一个纪念。不管他演得如何，他做了一件真实的事情，投入了自己最大的真诚，“我尽力了”。

#### “我的青春岁月都在大陆，太精彩了”

张世是公认的“老戏骨”，他在《神话》中的一段表演更是被当作表演教材让学生学习。谈及表演，张世谦虚地说：“表演我也没那么好啊，我也有被局限的戏路，我不可能什么都会演，就没人找我演偶像剧。”他始终坚守“真诚”二字，认为表演没有别的秘诀，就是把最熟悉的生活、最真切的情感，毫无保留地塞进角色里。

张世认为时间会成就、塑造一切，“当你真正沉浸在一件事情里，相对论会出现。那不只是物理学的概念，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体验。比如我有规律的单调生活，一开始会觉得日子无聊，但‘十年如一日’后，会觉得这样的日子是最幸福的。”

表演也如是，需要时间的积累，“表演其实到最后就是生活而已，所以通通是时间，包括你喝的酒，你做的食物，你写的功课，你的为人，所有都是时间所造成的。对于表演你没有花时间，没有花心力，就呈现不出来。”

张世说自己年轻时不爱读书，父母让他去了国光剧艺实验学校，1983年，他以侯孝贤导演的电影《风柜来的人》出道，他笑说那时候自己才17岁，演电影时都看不懂剧本。

张世说自己那时虽然不爱读书，但是喜欢跟着侯孝贤那些新浪潮电影导演玩，“他们说话有意思，我就在耳濡目染中长大。那时候只要有电影公司开公函来，学校就放人出去实习。有得玩，还有钱拿。”

就是这样一颗玩的心态，让他爱上了表演。后来他发现，表演有太多的技巧可以学，而学习对于张世来说，是快乐的事情，“我真的很爱学习。”

张世说台湾新浪潮电影孕育了他，但他是在大陆成长和发展，“受用无穷，锻炼我的强韧心性。所以我说两岸交流如此重要，尤其是越

年轻来大陆越好，会开阔你的心胸，见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”

1993年，张世主演黄建新执导的电影《五魁》，在片中饰演短工五魁，获得荷兰鹿特丹影展观众票选最佳男主角，那是他第一次到大陆拍戏，“那时飞机还是螺旋桨的，直接下了飞机就把行李拉走，旁边停着牛车，还有拖拉机。一次拍戏，拍着拍着，突然有人喊快跑。我问为什么，说沙尘暴来了。抬头一看，天一半灰一半蓝，我赶紧跟着上车跑，车窗外立刻全是黄沙。”

拍《五魁》的时候条件很苦，坐的是那种九人座的车，水箱都快开了，人家拿壶一直往里倒水降温。有一次，剧务带着他穿过贺兰山，到了内蒙古的阿拉善左旗。站在草原上，他心里澎湃得不行：“这草原，我的天哪！”

张世说台湾新浪潮电影对他的训练，让他在大陆很快适应：“侯孝贤导演他们自己写剧本，但最后是演员把剧本立体化，这个过程很重要。我带着这种训练来到大陆，跟剧组每天进行剧本修整，在现场理解人物，很快就得到了发挥。”

张世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，他说刚来北京时太高兴了：“我开车到处走，爱死这里了。”

父亲2007年离世，2008年他回去陪妈妈，慢慢减少了在大陆的工作。但他说，他的青春岁月真的在这里，太精彩了。“我现在再来大陆，虽然变化很大，但我依然觉得亲切，走在街头会和朋友说，这里曾经有我的房子，那家包子店很棒，一切都那么熟悉。”

#### “简朴的日子反而滋养人”

2015年之后，张世鲜有作品出现在公众面前。2020年，他在网剧《唐人街探案》中饰演度郎。2021年，他友情出演了电影《误杀2》。2022年，他参演柯汶利导演的电影《默杀》。2024年，他参演的《唐人街探案2》播出；同年，参演的电影《醉后一拳》上映。2025年，参演的电视剧《扫毒风暴》播出。让张世重新开始演戏的是陈思诚，两人在泰国见面，陈思诚问他怎么不演戏了，张世说，演啊，你找我就演。就这样，张世又回到了聚光灯下。

张世现在不急着想戏，日子过得虽然很简单，但很充实。他说自己忙于学习，因为可学的太多了。之前他在学建筑设计，“不是随便学学那种，是真的去学，学了之后自己要盖房子。”他说学以致用很重要，学了就要用。他说自己以前去过美国，因为用不上，英语全忘了。现在到了陌生地方，就学当地的语言。学泰语，学完了能杀价，能带朋友去玩，那种感觉很快，很有成就感。

他还在写剧本，他说：“我写了好多剧本。我一天到晚就在东搞西搞，写我经历过的。现在手头有好几个剧本，有宋朝的，有现代的，还有发生于泰国的。是否能用不知道，我都好好地准备好。”

在张世看来，演员不能总在片场：“生活过好了，演戏才有力量。生活没过好，演戏你就没看透，对吧？应该是这样。你在生活当中都没感觉、没感情，你演出来自己也不感动，我觉得那对不起自己。”张世还爱打扫卫生，“你的环境不干净，你的心怎么会干净？”他永远把自己的环境弄得干干净净。他说这是最基本的，“你见到的东西，就反映你的心，你旁边都是你的镜子。”

有人说张世这几年没怎么演戏，可惜了。他倒不觉得，他说自己学习到很多，可以跟自己的心相处愉快。他说他慢慢发现，简朴的日子反而滋养人，“我挺好。” 据《北京青年报》



人物名片

张世，1966年2月7日出生于中国台湾，毕业于国光剧艺实验学校第三期，中国台湾男演员、导演。

1999年，张世卖掉台北的房子赴大陆发展，戏约不断，曾在胡玫的《汉武帝》等戏中露脸演出。